



# 通知书

□古建祥

那年7月的一天，我们跟着唐忠平老师去忠县中学领取录取通知书。

一大早，我们就赶到了乡小学。双胞胎弟弟瞿小双身体壮实，粗手粗脚，快言快语；哥哥瞿大双细眉细眼，又黑又瘦，木讷文静。我介于他俩之间，无论个子还是性格。女生伯黎莉扎着马尾，一说话就抿嘴，很倔强的样子。她个子最高，比我们大两岁。唐老师看看我们，转身喊秀玲走啦。昌秀玲像一只彩色的蝴蝶，从教师宿舍楼飞出来。她是校长的女儿，我们都羡慕地看着她。

唐老师说，不用看，你们也会有的。他说的不仅是昌秀玲湖蓝底色橙色花纹的新连衣裙。他经常鼓励我们：都是两个肩膀抬张嘴，只要努力，农村孩子也能超过城里孩子。

昌校长说了声走吧，我们3男2女跟在唐老师身后，迎着红彤彤的朝阳，踩着亮晶晶的露珠，朝县城走去。路过乡政府时，乡长说还不到7点呢，你们去哪？瞿小双抢着说领通知书去，重点中学的通知书！我接着说，县中学第一次招初中班，我们就考上啦。只有一个班，40个人。乡长伸出大拇指说，不得了，都是未来的大学生哦。

7月的山野满目葱茏，青蛙在叫，小鸟在飞。我们一会摸摸开始发黄的稻穗，一会捏捏垂到路边的柚子，一会轰隆隆塘里撒着屁股觅食的鸭子，一会吓唬院坝边仗势欺人的小狗，说不出的自鸣得意。

瞿小双手里拿着木棍，东戳戳西敲敲，逢人就故意问，这是不是去县城的路啊，我们去县中学领录取通知书。

我们翻过三个山包，过了两条溪沟，还没看到县城的影子，就有点蔫了，明显放慢了脚步。唐老师指着远处一棵黄葛树说：“那山包后面就是县城，到县城请你们吃冰糕！”

一听说冰糕，大家仿佛

打了强心针，连大双、伯黎莉都跑到了前面。5人你追我赶，百米冲刺一般跑到黄葛树下。果然看到县城的楼房，还有电线杆。

从黄葛树到县城都是平缓的下坡路，又有冰糕在召唤，我们健步如飞，不知不觉就站到了县城的公路上。

县城果然比乡场大得多，道路特别宽，楼房鳞次栉比、高低错落。人们在餐馆里吃包子馒头，在蔬菜市场讨价还价，裁缝铺、铁器铺、新华书店、百货商场正在开门。

路过理发摊时，唐老师走到镜子前，整了整白衬衣。我们也走过去站在他左右。伯黎莉悄悄地说，唐老师好像哥哥。正得意时，看到镜子里除了唐老师和昌秀玲，我们都是粗布长衣长裤，三个男生还打着赤脚，就不由自主地抓紧脚趾往后躲。唐老师看出我们的窘迫，大声说买冰糕去。于是找到卖冰糕的，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支。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这么冰凉的东西，从嘴唇舌头凉到喉咙、到胸口、到胃、到肚脐。

吃着冰糕，一会儿就到了县中学。那个女老师似乎认识唐老师，笑得特别灿烂，把通知书递给我们的时候还说，你们唐老师真厉害，只有他带着学生来领通知书，别的学校都是领导来拿回去的。唐老师说，这是校长安排的，说是帮你们做宣传。

离开学校，唐老师带我们去逛了新华书店、百货商场。昌秀玲买了一双袜子，薄如蝉翼的那种。唐老师说：“你们也饿了吧？”就把我们带进交通饭店，为每人买了一碗抄手。昌秀玲边吃边哈气，细嚼慢咽。瞿小双狼吞

虎咽，烫得直跳脚，掉了两个抄手在地上。我咬破了嘴唇，又不好意思喊痛。

唐老师说：“慢慢吃，等你们考上了大学，顿顿都能吃到抄手。县中学不但校舍好老师好，还有奖学金。要是考到前五名，比学杂费都多。如果父母不支持，就来找我。”伯黎莉点点头，被呛着了，泪眼婆娑。我们听说过，她爸爸酒瘾特别大，好吃懒做，不很乐意送她去读书。

回去的路上我们各怀心思，都没怎么说话，即使遇到熟人打招呼，也只是敷衍一声，连瞿小双都沉默寡言。感觉走了这个来回，突然就长大了，除了骄傲自豪，还有什么不可言喻的情愫在潜滋暗长。

开学后，伯黎莉的爸爸果然不愿送她去县中学读书。唐老师就一直资助她，直到中专毕业、参加工作。唐老师成了中学高级教师，我们几位同学也都有了较好的工作和生活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始终记得去县城领通知书的那条小路，时常谈论起去时的喜悦兴奋、回时的沮丧愁闷，谈论起唐老师鼓励的话语。

(作者单位：重庆华龙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)



# 我比录取线高1分

□马卫

1981年，16岁的我参加高考，这也是我一生中唯一参加的一次高考。

当时的高考分预考和正考，预考差不多淘汰了一半的学生。

预考后我的分数在我们这所重点中学，进入了文科前10名。班主任问我想考什么学校？我当时心气颇大：复旦大学中文系，最差也是四川大学中文系。那时，高考才恢复几年，复旦大学因为出了许多作家，我非常神往。我的一位在灌县（现都江堰市）中学教书的亲戚，是何其芳的学生，在20世纪40年代发过许多诗，他对我的引导是有什么专业还比中文系好呢？我的父母亲都是农民，文盲，他们不会管我填什么专业，只要跳出农门，就是天大的幸事。当时我信心足，是因为成绩确实好，语文、政治从来都是班上第一，数学也不错。然而，命运却捉弄人。

我高考的大部分科目发挥正常，但在我的强项语文上却出了漏子：头天晚上熬夜了，上了场头昏、头痛，睡眠严重不足，竟然在考场上小睡了一会，后来作文几乎没有写。这下我就栽得惨了，我的强项语文，才考56分（总分100分，其中基础60分，作文40分），根本没有人相信。我初中毕业时，读的是大队小学戴帽初中班，语文也考出了全县第二的高分。高考一结束，我就开始复习，想重来吧。

当年预计招生24万人，后因国家财力负担压力大，减招2万人。我的高考分，不

多不少，346分。

当年四川（含现在的重庆市）大专线，第一次通知是340分，减招2万人后，分数线提高5分为345分，我比录取线多1分。

这一分就金贵了，拿我父亲的话说，穿草鞋穿皮鞋，就由这1分决定。我的同班同学宋龙考了344分，比分数线刚好差1分。第一次划线，他进入大专，第二次划线，他只能读中专。但我心中十分不情愿，对父亲说：“让我再复习一年吧，明年我一定会考个好大学。”那时父亲50多岁了，哥和两个姐相继成婚，家中已穷得揭不开锅了。父亲铁青着脸说：“不管是什么学校，只要录取了，都要去读。”

父亲心中，没有中专和大专的分别，更没有大专和大学的区别。

我还是很体谅父亲的，要知道我们是大队考上的第一名大学生，那时的大学生绝对有古代考个进士的风光。只要你读过《范进中举》就晓得是怎么回事了。还没有录取，我们家就客流不断，有的是亲戚，有的是近邻，有的是八竿子打不着的白客伙，来向我讨教如何读书。当然，他们也不是空手来的，多多少少带了些礼物：两把面条，一磨豆腐之类。那时乡下穷啊，多数人家都是半年借粮过日子，能送礼已是尽了最大的努力。

1分决定了我能读上大专，却是最差的师专。九月，我背井离乡，一个人从川西平原来到长江边时，心中总是遗憾。来到

学校，辅导员正是录取我的老师，他对我们谈话的第一句就是：“你们都是分数线多不了几分的人，但一定不要悲观，我们学校出了作家李乔亚、熊建成，达县师专出了作家谭力、雁翎。”这下我的心才平静下来，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40多年后，当我也成了一名作家、编辑，当上了本地作协的副主席，还被聘回母校讲写作课，我首先就讲了关于我的高考，关于1分的故事。

我那位比大专线少1分的同学宋龙，当年被录取在我们县师范，毕业后成为初中教师。他十分努力，教导主任、副校长、校长，后来成为我们县的招生办主任。在老家，比我风光和有名气得多。我俩每次见面，免不了说起1分的故事，都感慨万千。

1分既然是现实，那么它就决定着你的命运，你只能好好地珍惜它，把它当成新的起点。生活的偶然失误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不能正确对待它。

高考，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人生的起点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

## 与昨天迥异的另一天

□李苇凡

睁开眼，才发现昨夜的雨声，只是从梦里经过。窗外，晨光微露，春天的鸣唱刚刚开始，那是隔壁学院，香樟林里，绿色的时光被一一捧出。

这是我最爱的早晨，这是陌生的一天，与昨天迥异的另一天。真想和你聊聊，虽然想说的，

总是那些人，那些事。但是昨夜的梦境，被遗弃的河流，水草，河谷里沉睡的贝类，跟我一样，同时在这个清晨醒过来了。

你在做什么呢？我已经听见水龙头哗哗的流水声，此时的厨房里，你一定，开始忙碌了。这是一天中最初的忙碌，同时也是至关重要的，为了你的家人和孩子，餐桌上，牛奶是热的，鸡蛋也是热的。

真想抱抱你啊。一个男人，有了这样的想法，至少可以相信，这一天，不是坚硬的，这一天的植物，是不带刺的。  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## 一站行程

□张红

你是一块老年的镜子  
走进地铁列车镜内  
不锈钢座椅上  
坐着不同的季节

一棵秋天的桃树  
倦红的嘴唇打着哈欠  
盯着手机屏幕的眼睛  
一刻也不曾离开  
那水蜜桃成熟时的脸  
一支夏天的荷花

初绽的花苞  
光洁得似乎吹弹可破  
薄荷般清新的衣裳  
宛若清晨  
沁凉的风  
紧挨着的

一株春末的枇杷树  
素面朝天的脸上，沉淀着光  
白衬衣包裹的身躯  
却结满沉甸的果实  
颗粒饱满

车门在一站行程的尽头  
缓慢打开，刚迈出一小步  
一株冬天的芦苇花  
与你擦肩而过，像掠过一阵  
即将枯萎的风  
你，这面老年的镜子深处  
终是泛起了微澜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